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

五百至
五百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騰錄監生臣朱衣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

漢司馬遷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
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辨口乃使人賜睢金十

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湏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篋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篋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篋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
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
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
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
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
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
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鄢楚懷
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
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
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
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
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

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
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
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而要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
有砥碗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

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

召范睢于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

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
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
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
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
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索載而出昭

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禁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

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
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
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敢當其位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
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
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
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
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
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
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
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

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若木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

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
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
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
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
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

退不請四貴脩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
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
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
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
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
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饑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

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否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

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
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
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
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
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
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
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

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吾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

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筭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

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

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
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
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
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
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
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

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

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
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
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
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
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

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

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
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
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
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
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
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
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
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

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黉顏蹙髑膝孿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間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

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捐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

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忠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

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侈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

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
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
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
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
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
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
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
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
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鶡犀象
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

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

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

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
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
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
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
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
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

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庶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

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
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
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
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
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
如也臣敢以間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
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

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
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
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
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
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
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
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
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
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

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
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
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
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
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
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
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留壁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
奉壁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壁奏秦王秦
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
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
因持壁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
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
以空言求壁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
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

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
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
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
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
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

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
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
其璧從徑道亡歸壁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
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
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
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
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

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
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
日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
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

是相如前進。匱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匱。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匱。秦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
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
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
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
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

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

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馬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壁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瓦屋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間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

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
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
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
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
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

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
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
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

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
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
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竒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
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
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
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

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粟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鄲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

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
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
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
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
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
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脩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叔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叔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

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

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
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一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十九

魯仲連列傳

漢司馬遷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

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間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

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行許諾魯連見新垣行而無言新垣行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行曰先生

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

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

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間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
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
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侯辟舍納莞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
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

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固寵乎於是新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
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
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
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主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
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
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
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

能退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
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鈞
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
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

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
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
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
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
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

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
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
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
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
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
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
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賈生列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遁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間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
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

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
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
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
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
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
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
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
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
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
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

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
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
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
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間河南守治平吳公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
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
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
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

文帝說之起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
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
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
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
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

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間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
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後歲餘
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
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
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

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
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
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
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
孝昭時列為九卿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二十

刺客列傳 漢司馬遷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

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
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
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
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
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

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
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
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常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
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
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
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
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
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

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
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
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
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
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
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廬闔廬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

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

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

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

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
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
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
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
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
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

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

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
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
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
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
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
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
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
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
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間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

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

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草
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
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
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
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
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

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
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
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
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
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
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
於燼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
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

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間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儻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相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

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

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
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
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
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
其破秦必矣此丹之大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

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駕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常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

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

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
搯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
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
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

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
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
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
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

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
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
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
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
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
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
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

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
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
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
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
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
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
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
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
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
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
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時乃退出其衣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
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

去者宋子傳客之間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
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
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
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
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